

春水船如天上坐

琦君

——讀思果先生「看花集」

最初讀思果先生的文章是遠在十年前，那是文星書店出版的「思果散文集。」翻開書，先讀題名「別離」的一篇。（我一向沒有順序看書的習慣，除非是學術性的著作。）因為別離是人人都有的深刻感受，看他的是怎麼寫的呢？讀着讀着，我整個靈魂就沉浸其中，不是傷離怨別的眼淚，而是作者樸實婉曲之筆，道出了天地間最感人、最真摯的親子之情。却於極自然的運筆之中見技巧。緊接着，我再看那篇「狗」和「悼基瑞」（狗名），由於我也是個愛小動物的人。讀了以上三篇，決定非一口氣從頭讀完這本書不可，因為這是性情中人寫的性情中的至文。

可惜的是我一直還沒機會讀思果先生其他的幾本散文集，因此盼待到了他的最新作品「看花集」，當然是如獲至寶似的，一篇篇仔仔細細地拜讀。我有一個感覺，讀他的文章，如同面對一位和藹謙沖、學識廣博的長者，他不懷然岸然地說人生大道理，不屑飛色舞地賣弄學問，不做骨嶙峋地譏諷人情世態，你只安詳地、輕鬆地聽他侃侃而談。那一份款切的拳拳摯誼，那一腔對人世的關愛，那一派溫厚的幽默，使你如飲甘露，如服清涼散，如於和風麗日中徜徉於綠野平疇、或水流花放的幽谷之中。不一定看到什麼奇花異卉，而那一縷淡淡的清芬，却時時撲鼻而來，涼浸

心脾。叫你忘却塵世的缺陷、醜惡和憎恨，總覺人生畢竟是美好的，人情是溫暖的，世事是大有可爲的。就拿本集「中英美散文比較」一文，他對新散文的主張來作註腳吧！他說：「新散文……再不是扳起臉來講仁義道德，而是和讀者促膝閒談，寓教訓於趣話，叫人讀來非常舒服。」（看花集一六八頁）他真是把握這個原則，自自然然地做到了。

我常常比喻自己的作品是「清湯掛麵」式的，只能勉強記事抒情，拙於寫景。我覺得寫景最難。稍一着意，就流於辭藻的堆砌而至以辭害意。而且以文字描繪景物，總不及繪畫之以線條色彩、藝術攝影之以光影形像更能予人以視覺上直接與具象的感覺。但當我讀了「春至」、「秋葉」、與「冬日漫筆」三篇時，真不能不驚奇於作者的一支彩筆之出神入化，有勝於畫家。他不但把你帶入畫圖中，帶入比實際還美妙的景色中，更把你帶入他個人情操對景物體認所呈現的意象中，而至反覆流連。例如在「春至」中他說：「大地去年脫掉的衣服裏，有件翠色薄紗的内衣已經重穿上身。」（看花集二四頁）「天公一支筆，在大地上塗抹，塗一次綠一分，直到初夏綠得透不過氣來

爲止。」（同上）「春不是難測的客人，不會半夜悄悄走掉，來了就要住一些時。」（二六頁）清新脫俗而又不着力的毫端輕輕一點染，便告訴你春到人間，叫人心神怡悅。我覺得惟有辛棄疾的詞：「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綉，一枝枝不教花瘦，」之句，差堪比擬。他寫秋來臨時說：「枝葉悠然飄墜，就叫你疑心是飛鳥降臨。」（二八頁）「太陽照在橡樹的紅葉上，看去就是一簇簇的瑪瑙。……這樣大一株瑪瑙樹，誰買得起。我們能看一陣也很有福分了。」（二九頁）寫冬天却說：「我心裏替寒林點上青綠，早已看到春天，而且沉醉了。」微帶哲理的筆觸，令人莞爾。誰又能說「春無消息誰知」呢？又如他寫佛州的天氣說：「天天晴朗，天上的雲不多，得一個閒字。古人詩詞裏常用『閒雲』二字，現在我才明白他的好處。」（十七頁）真彷彿他畫了一幅淡墨山水，令人激賞。

「遷移」一篇，寫盡了現代人由於轉徙搬遷，對書籍什物難以割捨的心情，筆下充滿感情而又別饒風趣。他說：「教科書上有他們（兒女）用彩色筆畫出的地方，不認識的字查出了註釋，我想這些東西，他

們將來拿出來給子孫看看，也是好的，我實在沒有權丟掉，可是……」（六頁）「我曾想過，如果到月球，只能帶一本書，我帶那一本？……我實在不知道，也許爲了書，我情願不上月球。」（八頁）「許多書放在丟的一疊，想想捨不得，將來也許全需要，又找回來，找回來了，再一想，又丟掉。」（九頁）那一份「剪不斷、理還亂」的「難捨難分」，真是所有愛書人的同感。也是漂浮無定所的現代人的悲哀。若是舊時代，書香門第，有的是可容千萬卷藏書的大書齋，何至把心愛之書丟棄呢？我知道思果先生讀書博而精，經他讀過的書，一定是圈點批註，點點滴滴的心血，自然更捨不得丟。記得先父曾對我說：「能讀書的，不但人受書的益處，書也受人的益處。」經思果先生讀過的書，一定受了他不少益處，他既然「送給朋友，朋友不要，就送給陌生人。」（六頁）那麼，朋友或陌生人又可由他的書而獲得益處，一想有人獲益，書離開了他，也就不必依依不捨了。

我最喜歡的是「懷念」、「吃喝」、「老壽」、「不惑之年」諸篇。尤其是「懷念」，作者對於淪陷在大陸的親人、師友的懷念之情，只於瑣瑣屑屑的小

事回憶中，娓娓道來，似乎有點凌亂，而於凌亂中見真情。屈原離騷之所以亂，原因想也在此。好像他的每一位親人，也就是你我的親人，給你一份哀樂相共的感受。而於文字之間，沒有絲毫的故作，絲毫的渲染。更沒有「泫然欲泣」「涕泗滂沱」等那麼多的眼淚，他只平平實實，真真切切地把一件件瑣事寫出來，使你低徊不已。例如他寫重逢一位童年時的老友說：「最後一次見到他時，他的頭髮已經白了許多，背也駝了一點，只有笑起來眼睛裏還閃出兒童時代要做英雄的光彩。」只此一句，道出了多少今昔滄桑。其中有一段文字，實在太感人，我忍不住非抄下來不可，否則未看該書的讀者無法體會這份無可奈何的真切之情。（看花集五二頁）

我們去了香港等於和她（外姑母）永別。我們全副精神放在孩子身上，想她的心淡，她的心一定全放在我們身上，想念我們很苦。有時我和梅醴（作者夫人）談起她，別離的哀愁已經近於沒有，「不知道媽媽還活着麼」我偶然一提。「誰知道。」梅醴也隨便一答。我們好像在說別人的事。可是最初分別幾年中並不如此。那時一想起

外姑，梅醴就要流淚，現在分別太久了，我們慢慢地麻木了。好像我母親死了這麼多年，我知道已經沒有希望再見到她，所以難得爲她掉眼淚一樣。可是現在如果見到外姑——

句句話出自肺腑，似淡而實沉痛，因爲時空的阻隔總會使思念淡去，但這却是浩劫時代的人生悲劇。正如作者說的：「何以在短短幾十年之間，我們要兩次經過這樣的鉅痛？」

他又誠懇地說：「我也不是一天到晚懷舊，只是偶爾觸動。……這種痛有時也很淡，好像一縷輕烟，不可捉摸，不過痛總是痛」。真是「不思量，自難忘」，正是他的「修辭立其誠」的最高境界。

在篇章中，也有許多雋語，引人深思，例如：「在衣冠華麗的人面前露出寒儉相還不要緊，在有學問道德的人面前顯得比他濶，才難堪呢。」（見懷念五六頁）「不必說要好的朋友，即使從前不很要好的朋友，也使我想念……自己身上的刺比以前少了，對朋友也更能了解一些。」（五七頁）「往日種種的傳奇變成了尊嚴、責任、同情、互助、光榮，這才真正說明了夫妻的神聖關係。」（不惑之年六二頁）。於此

可看出作者爲人爲學處世的謙沖與誠懇。

於「吃喝」一文中，可看出他生活的情趣，他對吃喝一道，原來深有研究，也頗懂得偶然的享受一下，經他娓娓道來，彷彿你也跟着他嚐遍了大陸各地的名產名菜，而油然起思鄉之情。但他最後的總論是：「我雖然嘗過可以稱得最美味的中國菜，也承認這是人類最高的享受，藝術的上乘，可並不贊成這樣講究口福……人生有許多要務，而且我們財力有限，不容在飲食上費太多時間和金錢，只要不把好材料糟蹋，顧到營養就行了。」表現了道地中國人的節儉之風。

「幸災樂禍」、「失火」二篇是幽默小品，寫人性弱點，入木三分，可是處處語重心長，透着宗教家的溫柔敦厚之旨。

第三四部份如讀百科全書，見得作者學問興趣之廣，探討態度之認真。隨筆方式，寫來亦莊亦諧，妙趣橫生。仔細的讀，可增加很多學識。例如「國語」一文，對於中國文字的音韻，把燕京音、中原音，各地方言，以及皮簧中的各種音調和聲母尖團等等，作一番比較，却不給人掉書袋的枯燥之感。

由此看來，寫好散文真不簡單。第一要有淵博的

學殖，第二要有廣泛的生活情趣，第三要有仁厚的胸懷。思果先生於中西文學修養至深，所以文中許多中外掌故，都是信手拈來有畫龍點睛之妙，他更以虔誠宗教家的愛心體認人生。有着那不朽的涓涓活水，焉得不寫出至情至性的上乘散文呢？

在「中英美文比較」一文中，他提到「純淨」二字。他幽默地說：「散文不純淨，等於白蘭地酒裏攪了洗腳水。」我要告訴讀者，儘可以放心地飲這杯白蘭地，——細細品味思果散文，因為裏面沒有攪洗腳水。

後漢時代的陳仲舉，對平實得「無德而稱」的黃憲極為欽敬。他常常對人說：「時月之間，不見度叔，則鄙吝之萌，復存乎心。」我個人與思果先生，尚未謀面，但覺多讀他文章，可去心頭鄙吝之心。相信欣賞他文章的讀者們，亦會有同感吧！

「看花集」的書名，是作者得之於孟郊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一日看遍長安花」的詩句，由「看花」二字，我却聯想到大家都熟知的杜甫的兩句詩：「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。」兩詩的寫作心情迥然不同。但我覺得少年時代，走馬觀花固然壯志愉快

，中年以後，霧中看花，亦別有一番滋味。證之以他「老壽」一文中所引盧祖皋之句「載酒買花年少事，渾不似，舊心情。」誰曰不然。但我真正着意的却是一句：「春水船如天上坐。」因為讀思果先生散文，有如於春江水暖之日，一葉扁舟，隨意蕩漾，心情是怡悅的、溫暖的、輕鬆的，也是豐盈的，這也許就是古人所說的「如坐春風」吧！

思果著

看花集

(大地出版社印行)
每冊40元

琦君著

煙愁

(書評書目出版社)
每冊40元

三更有夢書當枕

(爾雅出版社印行)
每冊40元

桂花雨

(爾雅新書，即將出版)